

险象环生，步步惊心，胆大心细者请随我来！

挑战逻辑极限的经典 推理故事

DETECTIVE
STORIES



[英] 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 等著
陈海涛 编译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挑战逻辑极限的经典 推理故事

TIAOZHAN LUOJI JIXIAN DE
JINGDIAN TUILI GUSHI

[英] 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 等著 陈海涛 编译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长春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挑战逻辑极限的经典推理故事/(英) 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等著；陈海涛编译. —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15.1
(悦读时光)

ISBN 978-7-5385-8816-3

I. ①挑… II. ①吉… ②陈…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世界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65450号

出版人：刘 刚

策 划：师晓晖

责任编辑：金敬梅

制 作： (www.rzbook.com)

开 本：787mm×1092mm 1/32

印 张：8

字 数：160千字

印 刷：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出 版：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发 行：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 编：130021

电 话：总编办：0431-86037970

发行科：0431-85640624

定 价：18.00元

所谓推理小说，是指以推理的方式来解开故事谜底的一种小说，故事中通常都包含凶杀案和侦探，是以找出杀人凶手为中心来展开推理的。推理小说的内容与侦探小说基本一致，区别在于它更注意运用科学的逻辑推理手段来拨开疑云迷雾，揭示案情以及侦破的过程。不过，也有部分推理小说并非以凶杀为主题，比如找寻失物或破解离奇事件的谜底等。

推理小说起源于欧美，在20世纪60年代风靡日本。推理小说甚至成为了继茶道、歌舞伎、相扑和漫画之后的日本“第五大国术”，这也使得日本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推理小说的发展中心。推理小说这个称谓，也是首先在日本启用的。

出色的推理小说，往往情节曲折离奇、引人入胜，作者通过对故事深入细致的分析和精辟准确的判断，让读者不仅能获得艺术上的享受，而且也能得到思维方法上的启发。

日本知名推理小说家绫辻行人说：“写推理小说的人是喜欢恶作剧的孩子，至少我的确如此。总是在想如何在公平与不公平的边缘‘欺骗’读者，而自我陶醉。因此，出示作品时总是难免情怯，并且背地里窥探别人的反应。这种感觉，实在太美妙了。”

从读者的角度而言，阅读推理小说，又何尝不是一种美妙的享受？它们能让你在纷乱的迷宫里探索到智慧灵感的出路，在虚拟的环境里锻炼敏锐的观察力，在环环相扣的故事中体验水落石出的快感。

一个故事包含一个推理，一个推理带给你一次启迪，一次启迪意味着一次思维的激荡与跳跃。

你若想更进一步走进推理的世界，领略更多推理大师的杰作，了解更多巧妙无比的谜网设计、出乎意料的故事情节、不到最后永远也猜不出的结局，那么，就请你往下翻阅本书，随主人公一道，步步为营，步步推论，通过严密、科学的推理，来破解一桩桩疑案，找出故事唯一的真相。

花园血案·····	1
[英国] 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	
三重谋杀·····	13
[英国] 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	
康沃尔谜案·····	26
[英国] 阿加莎·克里斯蒂	
亨特小屋的秘密·····	36
[英国] 阿加莎·克里斯蒂	
手杖上的刻痕·····	45
[英国] 马西阿斯·麦克杜奈尔·鲍特金	
厨房中的谋杀·····	52
[英国] 阿加莎·克里斯蒂	
美国首都凶杀案·····	57
[英国] 帕特里夏·麦吉尔	
蜡泪·····	66
[比利时] 乔治·西默农	
医生被杀案·····	73
[美国] 威廉姆·麦克哈根	
失窃的信·····	78
[美国] 爱伦·坡	



老处女和凶杀案·····	87
[美国] 罗伯特·阿瑟	
手镯·····	97
[日本] 横沟正史	
百货公司的绞刑官·····	106
[日本] 大阪圭吉	
五个钟表·····	115
[日本] 鲇川哲也	
妻子的证词·····	132
[日本] 佐野洋	
敦厚的诈骗犯·····	144
[日本] 西村京太郎	
伪造的现场·····	159
[日本] 山村美纱	
新干线劫持案·····	175
[日本] 山村美纱	
来自悬崖的呼叫·····	194
[日本] 夏树静子	
罪恶的火焰·····	208
[日本] 深谷忠记	
古玩店·····	226
[日本] 小杉健治	
石榴之谜·····	237
[日本] 江戸川乱步	





| Story 01 |

花园血案

[英国] 吉尔伯特·基思·切斯特顿

在塞纳河畔，有一所与众不同的老房子，它仅有正门一个出口。院子里的花园看上去很精致，让人惊奇的是，花园外部居然看不到任何入口，原来，通往花园的所有入口都设在房子内。

这栋奇特房子的主人是巴黎警察局局长阿尔斯蒂德·瓦伦丁，这天晚上，瓦伦丁的家里将举行一场晚宴。

比预定时间稍迟了几分钟，身穿黑色燕尾服的瓦伦丁出现在了自已的住所中。他先是穿过书房，站在那扇通往花园的门前，向外眺望了片刻，便快步走进会客厅。

此刻，来宾已经站满了整个客厅，其中不乏达官贵人：

英国大使加洛韦勋爵，他的夫人，以及大使的女儿玛格丽特·格雷厄姆夫人，这是一个面容姣美的少妇；蒙特·圣·米歇尔公爵夫人和她的两个高贵漂亮的女儿；额头布满皱纹、戴着眼镜、看上去学究味极浓的西蒙医生；布朗神甫，他是瓦伦丁在英国认识的；奥布莱恩，一名法国外籍军团

的军官，此人让瓦伦丁颇感兴趣，但他的注意力却一直集中在加洛韦勋爵一家身上，尤其是玛格丽特夫人……

就这么大致一扫视，瓦伦丁发现他今晚最主要的宾客还没有到，这位贵客是他在美国的一次旅行中结识的，此人名叫朱利叶斯·布雷恩，是个亿万富翁，布雷恩先生对一些小宗教团体的捐助极其慷慨，并因此声名远播。

终于，身材高大、同样身着黑色晚礼服的布雷恩出现在了客厅里，大家的关注焦点随即便转移到了此人身上。不过，很快大家的目光便从他身上移开，寻找着各自感兴趣的人，布雷恩先生也被加洛韦夫人挽着手臂走进了餐厅。加洛韦勋爵对此并没有什么不快，看上去他们一家对每个人都很友好，除了一个人——奥布莱恩。玛格丽特夫人看上去也对他没有好感，因为她是和西蒙医生一道步入餐厅的。

晚宴开始后，有人在抽雪茄，有人则打入了女人堆里，什么宗教都不信的瓦伦丁则和信仰一切宗教的布雷恩展开了激烈的争辩。期间，奥布莱恩一直都没有放弃对玛格丽特夫人的骚扰。而外交官出身的加洛韦勋爵则轻松自如地游走在各色人等之间，直到他发现玛格丽特夫人不在场了。让他感觉不妙的是，同时也不见了奥布莱恩的身影。

一种强烈的保护女儿不受伤害的念头，驱使着勋爵走出了宴会厅，当他走过瓦伦丁的书房时，恰好遇到了脸色苍白、一言不发、快步返回的女儿，这更加重了勋爵的疑惑。为了弄清真相，他继续向房子深处走去，直到发现了一个通往花园的入



口。一轮新月破云而出，诡异的月光散射在花园一角，借助月光，勋爵看到了军官奥布莱恩。知道加洛韦勋爵来者不善，奥布莱恩匆匆和他擦身而过，进入了书房。

加洛韦勋爵尽管愤恨不已，但也无可奈何，多疑的他向花园走去，试图发现些什么。

“草丛里有具尸体，血淋淋的尸体！”

勋爵尖锐的叫喊声从花园传出，闻讯后西蒙医生第一个冲了出来，“马上去告诉瓦伦丁先生。”

西蒙医生话音刚落，瓦伦丁侦探就出现在了现场：“真是不可思议，先生们，我一直在各地侦破疑案，这一次它居然发生在我的后花园。”

在加洛韦的带领下，人们在草丛深处发现了那具身材高大的男尸。让人惊骇的是，他的脑袋和身体已经完全分开，几绺褐色的头发混着血迹黏在了头盖骨上。

“医生，快去看一下，”瓦伦丁几乎是用命令的口气说道，“一定是个身强力壮的凶手！”

尽管西蒙医生的解剖经验极其丰富，但他面对此种场景还是忍不住颤抖了一下。死者的脖子和下巴都有明显的伤痕，而下巴以上的部位则完好无损。看样子他也是晚宴的来宾之一，他的穿着说明了这一点。

瓦伦丁也在寻找着尸体周围的蛛丝马迹，但除了几根被折断的短树枝外，他一无所获。

“谁？那是谁？”加洛韦勋爵毛骨悚然的声音再次

响起。

朦胧的月光下，花园另一端来了一个小个子，原来是布朗神甫，他底气不是很足地说：“没有发现任何通向这座花园的门。”

瓦伦丁的眉头皱了一下，但也不得不同意神甫的看法，“不错，我们确实应该弄清凶手是怎么进入花园的。”他说，“听我说，先生们，我非常想将今晚这些尊贵的客人排除在外，但你们知道，我作为警察局局长，就有责任来尽快破案。所以，也请你们配合我的工作，任何人都先不要离开这栋房子。”

听到了指令，大家开始分头行动，西蒙医生去寻找瓦伦丁的助手伊凡，加洛韦勋爵则以最委婉的语气通知了所有宾客，尤其是那些女士们，布朗神甫则留在了现场。

伊凡就像一个忠实的仆人，得知消息后飞身跑到了主人面前，在了解了大致情况后，他便主动要求去现场收集各种残留物品。

“去吧，动作要快，”瓦伦丁说，“一会儿我们进房间里再仔细研究。”

伊凡俯下身去，观察了一会儿，二人就将尸体抬进了书房。瓦伦丁又来到了会客室，用锐利的眼睛扫视了一圈：

“大家都在吗？”

“布雷恩先生不在，”已经平静下来的加洛韦勋爵回道，“还有奥布莱恩，刚才我在花园里看到了他！”



瓦伦丁当即安排伊凡去寻找那两个人，又将目光转向了西蒙医生：“死者的脑袋被砍了下来，西蒙医生，这是不是需要很大的力气和一把锋利的刀？”

“看起来这不像是用刀干的，”脸色有些发白的西蒙医生说，“死者的头颅被砍得如此干净利落，凶器很可能是战斧或是重剑。”

“我的天，”公爵夫人瞪大了双眼，“可是哪里有这些凶器啊？”

瓦伦丁则若有所指地问：“它会不会是法国骑兵使用的军刀？”

“我想，这是可能的。”西蒙医生说。

就在这时，奥布莱恩被带到了会客室，这名军官看上去很不友善，他用生硬的语气喊道：“叫我来干什么？”

瓦伦丁对此并不在意，以平稳的声音说：“你并没有随身携带你的佩刀，把它放哪儿了？”

“那是个累赘，我把它放在书桌上了。”军官的神色看上去有些慌张。

“伊凡，你去将佩剑取来。”瓦伦丁吩咐道，接着他又对奥布莱恩说：“听说在尸体被发现之前，你曾到过花园。对此，你怎么解释？”

“没什么，”军官坐了下来，“只是欣赏一下月色。”

会客室出现了短暂的沉默，直到伊凡再次进来：“就找到了这个。”他指了指手中的那个空刀鞘。

大家都想到了某种可能性，加洛韦勋爵更是幸灾乐祸地看了看那名指挥官。

“我想我有必要说点什么，”玛格丽特夫人话刚一出口，就吸引了众人的所有注意力，“奥布莱恩先生有他的难言之隐，在花园里，他曾向我求婚，但被我拒绝了。我相信，这事绝不是他干的。”

“闭嘴！”加洛韦勋爵厉声喝道，“你竟然还为他说话，他的刀哪儿去了？你能解释？”

玛格丽特夫人毫无所惧，还瞪了勋爵一眼：“他是没有恶意的。再说，他在花园中一直是和我在一起的。”

这名苏格兰贵族女子的一番话，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陷入了沉思，仿佛都在回忆自己和情人以前经历的种种浪漫。

“布雷恩先生抽的是一支很长的雪茄吗？”

角落里突然传出的一句话，将大家带回了现实，原来是小个子神甫又突然发话了。

在神甫的提醒下，瓦伦丁又让伊凡去找布雷恩。

“玛格丽特夫人，”瓦伦丁说，“能站出来替奥布莱恩澄清事实，你的勇气值得赞赏。但是，你是否注意到了一个小漏洞，那就是，在你返回书房几分钟后，勋爵才发现了军官从花园走出。对一个凶手来说，这段时间用来作案，显然已经足够了。”

玛格丽特夫人还想反驳，这时伊凡一脸狐疑地闯入了会客室。



“不见了，”伊凡说，“布雷恩先生已经离开了，他的帽子和大衣也都不见了。在外面我发现了这个，就在郊外的灌木丛里，或许就是那位布雷恩先生丢弃的。”

说着，伊凡拿出了一把散发出耀眼寒光但没有刀鞘的骑兵军刀。

瓦伦丁赶忙接过军刀，仔细端详了片刻，然后转向了奥布莱恩，以一种尊敬的语气说：“军官，我想你会配合调查的，在需要的时候会将武器暂时交上来，不是吗？现在，先把它还给你。”

众人鼓起了掌，虽然最后的疑团还未解开，但目前布雷恩无疑已经成了首要的怀疑对象。加洛韦勋爵尽管对军官还抱有成见，但还是颇为绅士地向他致歉。

奥布莱恩看上去轻松了不少：“看来，布雷恩先将那个陌生人骗进了花园，残忍地将他杀害，然后在逃跑的路上将军刀丢在道旁的。据伊凡所说，死者口袋里还发现了美元，因此，死者很可能是布雷恩的美国同胞，这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

“尚有五大疑点，”西蒙医生并不认可军官的推理，“我想说的是，如果凶手是布雷恩，他是怎么做到的。第一个疑点：当凶手可以用一把短刀杀人并能很好地将之隐藏的时候，为什么还要选择又重又长的军刀？第二个疑点：为什么没有任何人听到声响，难道死者被杀前都是一声不吭的吗？第三个疑点：我们看到，花园没有任何外部入口，住宅的前门也一

直有人看护，那么，死者和凶手是怎么进入花园的？第四个疑点：同样，布雷恩又是怎么走出花园的？”

“那第五个呢？”奥布莱恩有些迫不及待地问道。

“也是个细节上的问题，”医生说，“可以看到，死者的脑袋被砍下后，凶手又在砍断的部位砍了许多刀，是什么深仇大恨让布雷恩以如此残忍的手段对待死者？”

“真是可怕！”奥布莱恩心有余悸地说。

“可怕的还不止这些。”小个子神甫赶来了，“打扰了，你们可知道，又发现了一起谋杀案。”

这下，所有人都坐立不安了。

“可能是同一人所为，”神甫难以掩饰内心的厌恶，“又是砍头，那颗血迹斑斑的脑袋是在一条河中发现的，离布雷恩逃跑的路线不远……”

“布雷恩是个杀人狂吗？”军官怒道。

“要不你们去书房看看。”神甫冷漠地说。

书桌上摆着两个脑袋和一个身躯，一种说不出的阴森氛围弥漫在书房中。第二个受害者的躯干还没有找到，瓦伦丁判断它应该是顺着河水漂走了，便派人继续寻找。

布朗神甫镇定地走向第二颗人头：一头白发在晨光照射中发出银色的光芒，那张脸已经扭曲变形，很可能是在被丢进河里时被什么硬物撞烂了。

“我想你一定会认为这也是布雷恩所为。”神甫对瓦伦丁说。



“这似乎是一个常识，它们是被同一件凶器砍下来的。”瓦伦丁悠然答道。

“我的疑问是布雷恩能否砍下这颗脑袋，”看着西蒙医生疑惑的眼神，神甫继续说，“你认为一个人能将自己的脑袋砍下来吗？”

神甫的话，让大家震惊不已。

“没错，就是他，”布朗神甫看上去似乎胸有成竹，他指着第二颗脑袋说，“他的左耳上有一个同样的缺口。”

瓦伦丁瞪着神甫，刻薄地说：“对布雷恩你了解得好像不少，神甫？”

“正是，”小个子神甫简单地说，“我和他在一起待了一段时间，他有想加入天主教的想发。”

“或许他想把钱都捐给天主教会，”瓦伦丁有些激动地说，在其他人的注视下，他很快恢复了常态，“你们可以保留个人意见，但现在仍然要留下来配合调查，如果有什么事，就来找我。”

瓦伦丁离开后，在医生的追问下，伊凡又透露了一个重要情况。“已经查出他是谁了，”伊凡指着那具高大的尸体说，“他叫贝克尔，布雷恩是在美国和他结怨的，贝克尔还有一个双胞胎兄弟，刚被送上断头台，我们就是追踪这条线索……”

伊凡说不下去了，因为没有人愿意听他的这种推论。军官和医生都将期待的目光投向了布朗神甫，想从他那里得到

答案。

布朗神甫神情变得严肃，分析道：“现在就从上面医生提到的五个疑点说起。第一，凶手为什么使用军刀？因为短剑砍不下头颅，而这起谋杀案，砍头似乎是必要的；第二，为什么死者没有发出声音呢？请注意那些短树枝，凶手是在用表演砍断树枝来吸引对方的注意力，然后乘机一刀将他的脑袋砍下。”

“很有道理，”西蒙医生说，“但下面两个疑点就不好解释了，陌生人是怎样进入花园的？”

神甫根本未加思考，断然说：“从来就没有陌生人出现在花园中。”

众人像是听到了一个笑话，不明白一向严谨的布朗神甫为何会如此“草率”。

西蒙医生继续问：“布雷恩是怎么走出花园的？”

“他没有走出花园。”神甫的回答让人感觉莫名其妙。

医生终于有些不耐烦了：“我不想再进行这种无意义的问答了。”

“朋友，”神甫并不着急，“现在我来告诉你第五个疑问的答案。”

“砍的方式很奇怪，像是死后才砍的。”西蒙医生突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很好，”神甫有些赞赏地说，“凶手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迷惑你，让你想当然地认为那颗头颅就是属于那个躯